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鞮譯　納質　責讓

鞮譯

王制云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此蓋王者居域中之大享四海之富莫不來遠人懐殊俗乃傳此徒通八蠻之言語導外臣之嗜欲所以其心上達我澤下

降至於飲食必豐衣服必美或錫之冠帶或授之印綬故得廻面内向欣戴皇仁楛矢東來白狼西入獻彼犀象發為詠歌皆繇此道也

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説焉

秦始皇時匈奴單于北徙十有餘年姓攣鞮氏攣音力全切鞮音下奚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田庚切匈奴謂天為

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漢武帝元鼎五年平南越置交阯郡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成帝建始中復株絫復音服絫音力追切若鞮單于立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爲孝慕之王其子復株絫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以下直稱鞮也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經浮屠正號曰佛陁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服其道者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勤濟萬物也

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匈奴單于印綬單于佐姑夕侯蘇為譯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上疏言曰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臣輙令詳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護送詣闕事下史官録其歌并載夷人本語為注其一曰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居(提官隗權)與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譯平端(岳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擽)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贈繒布(邪毗繼補)甘美酒食(推澤攸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后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繇)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稺兩存)其二曰遠夷慕德歌

詩曰蠻夷所處僂讓反以日入之部且交陵侶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

日出主落且棟雒聖德深恩丕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渡洗冬多霜雪

紵邪流藩夏多和雨作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沪離部人多有菌橘邪推涉

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抑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

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二食

肉衣皮坐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碭麁沐吏譯傳風因譯傳徵大漢安樂

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偷狼藏撞緣

崖磻石扶路側祿本薄發家息落服淈百宿到雒理歷髮雒父子同賜

捕菹菌毗懷抱匹帛懷槀匹漏傳告種人傳宣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徼外蠻及禪國王雍繇調禪音擅遣重譯奉國珍寶

靈帝熹平二年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晉惠帝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前涼張重華鎮涼州天竺國重四譯來貢樂器后秦姚興時有胡沙門鳩摩羅什為興所敬於長安草堂寺

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辨有淵思達東西方言北京沮渠蒙遜鎮凉州時有罽賔沙門曇摩讖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

梁高祖普通二年新羅王募秦始遣使隨百濟奉獻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内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語言待百濟覆通

後魏道武時太史令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語内侍左右為黄門侍郎是時蠕蠕社崙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

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卒立其弟斛律號謁苦蓋可汗猶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卒立其季父僕渾之子大檀號牟汗紇升蓋可汗猶魏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處勑連可汗猶魏言神聖也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猶魏言唯也吐賀真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予成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魏言嘗也豆崙卒立其叔父那蓋號候其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

汗魏言緒也伏圖為高車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代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卒立其弟阿那瓌奔魏國人推娑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

明元時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歷二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陁羅辨定之跋陁羅共沙門法業重加釋撰

獻文時中散呂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辨

孝文時羽林監孟威以明解北人之語勑在注作以備

推訪

北齊後主武平末侍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勑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真王遣使貢方物新羅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余志重三譯朝

貢

玄宗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惠撰西域記云堅昆國人皆赤髮緑睛其有黑髮黑睛者則李陵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苗裔亦有緜然又今改稱紇扢斯者亦是北夷舊號臣案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則有契獘烏護紇骨等其契獘則契秘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回鶻其紇骨即紇扢斯也緜是而言蓋鐵勒之種常以稱紇骨矣其轉為黠戛斯者蓋夷音有緩急

即傳譯語不同其或自稱黠黠斯者語急而然耳訪於吏譯云黠戞斯是黄頭赤面義即似為回鶻所呼今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孰是

安禄山鮮六蕃語為玄帝牙郎

代宗寶應元年加冊回紇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録英義逮加毗伽可汗加冊可敦為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到竞含俱録華言婁羅毗伽華言足意知婆墨華言得憐

唐德宗貞元八年驃國王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華言謂之驃自謂突羅成闍婆人謂之徒里拙

文宗開成元年五月勅應邊州令置譯語學官掌令教習以達異意

後唐李存信惠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為獻祖親信

晉康福善諳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視政之暇每詔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

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

周世宗顯德末占城國遣使朝貢所貢表文于貝多葉簡以香木其言譯之方諭其意

納質

夫四夷稱臣納子為質其來久矣自漢氏建元之後窮兵黷武開拓提封北逐匈奴南誅閩粵由是百蠻懾伏厥角稽顙或内何而請吏或遣子於宿衛武力之盛振古莫傳然而國帑虛竭生民減半復何補哉雖後世相

汹或遵前制豈惟質其種裔習我華風而又降其部落布之内地曁為害之深也則五胡亂於西晉朱耶横於唐季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岀之而已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粤王胡為閩粤王郢所攻漢為興師討閩粤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粤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粤死亾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光中大行王恢佐從驃侯趙奴虜樓蘭王樓蘭既降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嘗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

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更立貴人昧蔡為宛王及貳師將軍之東旋車東出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歲餘宛貴人殺昧察立故宛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宣帝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

甘露元年正月遣子右賢王銖樓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子利受入侍

元帝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遣衛司馬谷吉送之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子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是時康居亦遣子侍漢史失其年

鴻嘉元年復株絫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

元延元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駼仇撣王烏夷當入侍

綏和元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

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

二年匈奴侍子右股奴死歸葬遣子右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

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單于來朝帝遣侍子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

平帝元始初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

威德至盛異於前（説讀曰悦以此事取悦於太后）廼風單于（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子也（一云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平十六年春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破呼衍王

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祈連山一名雪山在伊州北留兵屯伊吾盧城明年春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絶六十五載後復通焉十七年戊已校尉耿恭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並遣子入侍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

六年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

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鮮卑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子入質

順帝永建五年疏勒國王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

四年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子歸義侯

六年十月龜兹焉耆國遣子入侍

後魏太武正平元年車師國王遣子入侍是時狄道人李寶初欲謀歸欵令其子承隨表入質帝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

孝文太和十五年詔立高句麗王雲又詔雲遣世子入朝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子隨使詣闕

唐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壬寅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

宿衛賜宅及帛以寵之
是年閏五月戊寅詔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其襲冠帶奉正朔顒顒然嚮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之以時雨炤之以春陽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風既同羣物兹遂莫不自天壤窮海域厥角以請吏執贄以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國雖威惠之及自遠畢歸而覊旅之志重遷斯在宜命所司勘會諸

蕃充質宿衛子弟等量放還國契丹及奚延通質子並即停追前令還蕃首領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鳥獸咸若華戎俱泰來則納其朝謁之禮去則隨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誠崇彼大順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十五年契丹遣首領諾括來送質子并獻方物

代宗大歷九年二月辛卯渤海質子大英俊還蕃引辭于延英殿

德宗貞元七年八月渤海王遣其子太貞幹一作真幹來朝請備宿衛
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宿衛新羅質子金獻忠歸本國
十五年二月新羅質子試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金士信奏臣本國朝天二百餘載常差質子宿衛闕庭每有天使臨蕃即充副使轉通聖旨下告國中今在城宿衛質子臣次當行之

文宗開成元年新羅王金景徽遣其子義琮來謝恩兼宿衛二年四月放還蕃是年十二月新羅國質子試光祿卿紫金魚袋金允夫進狀稱本國王命臣入朝充質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試官再當本國宣慰及冊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廟令

晉高祖天福三年八月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可之

責讓

夫要荒之服聲教攸暨天子有守在四夷之道春秋著疆以天下之法故威讓之命所以懲其不貢文告之辭所以譴其不庭惟制御之多方在羈縻而勿絶若乃象胥是設言語既通使者載馳要領斯得而乃陸梁負約桀驁渝盟鼠首多疑狼心肆志或自相殘孽或敢行侵叛憫其類之所懇慮我邊之有聳縣是布之言令昭以刑德示曲直之旨諭誅賞之意故有革心改圖厥角謝罪者矣

漢武帝太初中樓蘭王遣一子質漢一子質匈奴後貳師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后過者欲絶勿通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後距者居後以拒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帝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以文簿一一責之）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帝直其言遣歸國

宣帝時賜烏孫大吏大禄大監金印紫綬使尊輔大昆

彌星靡星靡死子雖栗靡立為小昆彌後末振將使人刺殺之漢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雖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音爰疐音竹二切入匈奴界寇盜匈奴擊敗之卑援疐恐遣子趨逯音録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思居細等背

叛中郎將梁並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

隋高祖開皇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麗王湯璽書曰朕膺天命愛育率土兾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

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大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
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
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
使者撫慰王蕃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
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
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
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
宇錫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常自猜

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緜朕
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
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蕃勿忤他國則長享富
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
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否王
若灑心易行率緜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
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
內俱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勿加兵其餘蕃國謂朕何也

王必虚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懐異圖往者陳叔寳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臣胥悅闔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臧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

愆命一將軍何繇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體朕懐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㑹病卒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二月既破薛延陁是月延陁使者辭還太宗謂之曰語爾可汗延陁為大突厥為小爾責突厥羊馬又勒首領侍衛我今最處尊大亦須徴發於爾我既不為爾安得妄作爾云突厥部數竊羊馬犬鼠之盜何國無之執而加罪足以懲誡豈得將兵踰漠違負要約耶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踰遼澤縁邊州郡列屯

將士亦猶延陁有四面可冦至便擊朔州道總管為大度設引兵欲入長城輕軍往問曾無報荅控弦馳突輕我師衆致此狼狽爾誠自取我邊方馬士一麾雲集今青山甲卒未盈三千斬將搴旗猶能若是舉措利害爾當自思

二十年十月壬申詔曰高麗餘燼謂能悔禍故遣停兵全其巢穴而克頑成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懐詭誑罪極難宥見朕使人又虧藩禮所令誨云莫

擾新羅口云從命侵凌不止積其姦惡常苞禍心蓋天攸棄豈宜馴養自今已后勿聽朝貢

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擊走投涼州請附內地吐蕃大臣祿東賛亦屯兵於青海之地遣使人諭仲琮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之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以責讓之

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吐蕃賛普遣使農索昔齋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德宗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

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賜黨項詔曰自爾祖歸欵國家依附邊塞為我赤子編于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効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緝因緣徵歛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羣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懐寃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好如聞莫顧恩私遂懐憑恃攘奪不避于官物驅掠罔憚于中人擅用甲兵恣行攻刼豈有

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絶朕便欲詔命諸鎮同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弊今再為條制各使得宜却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事有究濫政乖公平並遣廵院奏聞朝廷必與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兹曉示當體朕懐初黨項自貞觀五年詔開河曲地為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大酋長拓拔赤詞者與諸首領歸欵朝廷以為松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大積石山已東並為中國之

境歲來朝覲及武宗即位以破迴鶻之衆塞上紛擾慮
邊將統押不得威重故以皇子德王愕遥鎮朔方道節
度充管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曾遣中使宣撫或為戎
騎所掠故有是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編將盧文
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冦我新州先是契丹阿保
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束欵塞交歡義為弟
兄患難相救彼無侵苦至是容納叛臣渝盟犯塞使讓

之曰畫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别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忠心懐仁義為天山之貴族據玉塞之雄藩恩加辮髪之鄉威讋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欵塞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車使者常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路邊罕有射鵰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潛圖充逆苟避誅夷苞姦藴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

始苞藏專聽誑惑黨一夫之罪惡絶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鄣徒封牛耳難保獸心輙將左袵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决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槀街之首

册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七至一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狀貌　技術　勇鷙　悖慢　怨懟

殘忍

狀貌

大戎狄蠻夷各處其極東西南北咸有所稟豈惟嗜慾不同抑亦形貌有異蓋天意所以分夷夏别族類也或

自傳譯狀彼酋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史存之亦圖式之盛也

夏禹時汪罔氏之君曰防風氏禹致群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骨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周頃王時鄋瞞國君長狄僑如防風之後漆姓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猶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擿不能虧損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一云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

畆九畆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

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休音許明切屠音儲磾音低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晉吐谷渾之子吐延身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

梁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南方號曰長頸王國

後魏光城蠻田益宗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止

有異常靈

北齊突厥木可汗俟斤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黃眼若琉璃

後周突厥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

隋文帝時突厥葉護可汗長顱傻背眉目踈朗

唐太宗貞觀中以阿史那思摩為利苾可汗建牙於阿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

突厥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

高帝顯慶四年蝦夷國遣使入朝其使鬚長四尺

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來降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

德宗時吐蕃徐舍人為大將身長六尺餘赤髮大目

技術

夫究技術之妙所以事於上通方術之旨所以濟乎物

中古而下代有其人若乃生蠻貊之邦禀雋異之氣性識聰悟講習精篤或作為幻戲或研覈星歷或餌藥以養命或鑄金而擅譽以至留神書畫玩志博奕莫不萃止中國盛一時之觀聽者焉

漢西域大宛諸國武帝時有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黎軒眩人獻於漢眩讀為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烏弋山離人善眩讀眩為幻

後漢撣國安帝永寧初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

唐婆羅門方士郡羅延婆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待館之於金颷門内造延年之藥

罽賓國王葛邏達支特勒元宗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經及秘要藥方

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開元七年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專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

親問臣等事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共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其長男吉獵顧

倭國以德宗建中初遣大使真人興能自明州路奉表獻方物風調甚高善書翰其本國紙似蠶繭而緊滑人莫能名

日本國以宣宗文中三年遣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碁子盖玉之倉者如楸木色冷暖者言冬温夏凉人

或過說非也時王子至二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回謂禮賓曰此第幾手也禮賓曰第三非其第一手也王子曰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者其可乎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尤好畫及燒金煉丞之術始泛海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樞密使

趙延壽每求假異書及醫經皆中國無者

永康王兀欲即東丹之長子也後改名聿好行仁恵善丹青尤精飲藥

勇鷙

夫蠻夷戎狄其俗不同然鷙荒獷所禀亦異殺伐為事爭奪為功莫不以材力相先鷙勇相尚角騎射之工競馳逐之利名岀種族氣凌部落又豈知仁義為善哉

漢匈奴冒頓頭曼莫切單于太子初質於月支而匈奴急

擎月支月支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

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西西羌無弋爰劒曾孫忍子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

後漢句驪王宫勇壯數犯邊境

夫餘王其先北夷索離國王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
鷄子來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
猛欲殺之因走至夫餘而王焉

魏高句麗王位宫其曽祖名宫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
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
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宫有
力勇便鞍馬善獵射

鮮卑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

恠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姙身十月而産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因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𩔖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烏丸蹋頓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

晉吐延吐谷渾之子也性俶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隅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

言終而卒

宋突厥攝圖一號沙鉢畧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𨽻於常代之間畧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又云攝圖才吾之子長而且雄國人皆知莫敢拒者

唐馮盎高州良德人代為本郡太守領武德初廣新二州賊帥髙法澄況寶徹等並受林士宏節度殺害隨官盎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為渠帥盎趍往之兵交盎却兠鍪大呼曰爾等頗知我

否賊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潰擒寳徹智臣等嶺外遂定貞觀中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

馮智戴高州都督盎之子也少有籌畧撫衆得其效死

川洞酋師多願隷之大業末隨父至雒陽仍領本鄉驍果宿衛及江都難作智戴結其所部逃還是時群盜蜂

起嶺嶠路絶智載具戰所向無前至高凉俚師推之以為謀主尋而盎至拒守者不之前智載就迎乃獲進

回紇菩薩勁勇有膽氣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

西突厥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

晉高麗國王王武勇而多力能伸屈鐵鉤

悖慢

傳云夷蠻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古之制也逮漢而降夷狄寖驕種類滋蕃悍驁難制其有穹廬

之長椎髻之豪懐之以文而不賔和之以親而不庭要之以盟而無信餌之以貨而無猒或肆用桀心专圖荐食亡蕃服之禮任忿鷙之性不式戎索踞俟王臣雍閼遠人誘納亡命為抄掠之患形褻嫚之辭故聖王畜之若鳥獸敺之若蟲𧉮示之以威武接之以禮讓羈縻而不絶者誠制御之遠畧也

漢尉佗為南越王高祖以中國初定使陸賈賜尉佗印賈至他魋結魋音椎箕踞見賈

匈奴單于武帝征和四年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闓讀爲闓同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以糵為酒味尤雜繒萬疋它如故約則邊不相亂稷粟米也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闘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

其父代立嘗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朝鮮王衛蒲傳子至孫右渠蒲死傳子子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

罽賓國武帝時始通其王烏頭勞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數剽殺漢使剽頻妙切也音切

烏孫昆莫居西域武帝時令張騫齎金幣往賜見騫如

單于禮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南夷且蘭君武帝時南粤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虚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

郅支單于既殺漢使谷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郅支數

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敺畜產敺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且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合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進之物遺弋季切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尸也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

言居困屈顧歸計彊難遣子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

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艾讀曰乂也）後復為匈奴反間（間音居莧切）數遮殺漢使

康居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

其質子然三國相喻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役使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飲音盡禁切啗音徒濫切故為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

使單于有自下之意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甲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令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南匈奴單于以光武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南匈奴單于與共連兵復權立盧芳使人居五原帝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

南齊太祖建元一年芮芮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帝書欲伐魏謂帝足下自稱吾獻獅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獅子皮乃扶拔皮也

隋倭國王多思比煬帝大業四年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

以聞

唐突厥始畢可汗高祖舉義兵遣兵助軍及平京師自恃其功益驕踞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其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帝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

突厥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

吐蕃以貞觀中遣使求婚太宗未之許及破土谷渾諸

羌乃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甲云来迎公主又謂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於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龜兹王伐疊貞觀中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來伐焉耆龜兹發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蕃禮

朱邪孤注以高宗永徽二年殺招討使果毅都尉單道惠而與賀魯連和

突厥默啜以中宗神龍二年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帝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

吐蕃以𤣥宗開元中自恃兵強每通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帝甚怒之

回紇以肅宗寶應三年閏正月巳酉夜十有五人犯金口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能禁

回紇登里可汗𣅿伽闕可汗少子也代宗初即位以史朝義尚在河雒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回紇乃以雍王

為兵馬元帥以殿中監樂子昂與前朔方節度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充元帥判官兼掌書記給事中李進兼御史中丞充元帥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時回紇營於陜州黄河北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宫在殯不合有舞蹈回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慘禮不合

行人報云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搒捶一百少華琚一日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

吐蕃以代宗大歷二年十一月遣其首領論立界和蕃使薛景仙來朝景仙奏曰臣見吐蕃贊普于延葛川語臣云請以鳳林關為界帝不答

回紇以大歷六年正月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

所繇官禁止反怒毆以三百騎犯含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帝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七年七月癸巳擅出鴻臚寺入坊市强逐長安縣令邵說於含光門之街奪說所乘馬去而說脫身避走所繇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鴻臚寺回紇擅出寺白晝殺人所繇禽之特詔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人於東市人執之拘於萬年縣其首領赤心聞之自鴻臚寺馳入縣獄劫囚而出斫傷獄吏

渤海以憲宗元和二年進奉端午使楊光信逃歸潼關吏執以至鞫於内仗

黠戛斯以武宗會昌初破回紇自稱李陵之後與國同姓令達干等十人送太和公主至塞上烏介途遇黠戛斯使達干等並被殺太和公主却歸烏介可汗乃質公主同行南度大磧至天德界奏請天德城與公主居

怨懟

夫戎狄無厭本乎豺鷲之性國家有道存夫羈縻之方

然而恃險與遠財利是顧制御或失驕慢遂滋揚言怨尤輕背約束大即寇盗如故小亦偃蹇自恣斯葢蠻貊之常態邊塞所預防者也

漢南粤王尉陀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陀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令高后聽讒臣别異蠻夷鬲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陀乃自尊號為南粤武帝高與隔同

匈奴郅支單于宣帝時郅支以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

自還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縣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下令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偈起刋切令音零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漢末王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厚賞單于從之後莽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綬單于遂解故印綬授漢使受新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漢使陳饒謂諸

將帥曰單于如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詞說所能拒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乃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人求故印漢使示以故印匈奴求稅烏桓不得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寇擊諸國莽於是分匈奴為十五單于

後漢莎車國王賢遣使貢獻請都護光武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

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匈奴建武中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繇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

衆北邉無復寧歳
唐南詔蠻髙宗時其渠帥來朝其後孫閤羅鳳立襲雲南王時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為雲南太守仲通褊急虔陀又遣人罵辱之羅鳳忿怨因攻圍虔陀殺之自是閤羅鳳北臣吐蕃
默啜則天時冊立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初髙宗咸亨中突厥諸部来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降戶及單于

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言辭甚慢

尸利佛誓國王渤順玄宗開元十年遣使獻表論邊吏凌侮言甚切至

回紇以代宗大歷之後恃功屢遣使督和市繒帛十三年寇太原德宗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且修舊好可汗移地不為禮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魯與吐蕃使論

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至蕃留與其使崔漢言曰來勑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物信至領取我大蕃與唐國舅甥爾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為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

吐蕃尚結賛德宗貞元中陷夏州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為入吐蕃使澣至鳴沙與尚結賛相見詔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年破朱泚

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爾

殘忍

慘毒安忍疾之已甚桀驁荒獷死而不弔其有族類斯熾威儀罔攝天資狡惡不常喜怒甚者滅親以自立次乃虐衆以求附聚封割而爲樂肆焚灼而逞志芥視老弱獸飲膏血服習凶器暴殄天物間以小忿亦成淫罰中國所以懲禦備守盖謂此也

漢匈奴冒頓單于爲太子時作鳴鏑音嫡髐箭也髐音呼交切習勒

其騎射（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

匈奴握衍朐（音劬）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單于時用事貴人邢未央等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

魏高句麗王位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

晉林邑王文以前主范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巳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永和三年率衆攻陷日南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

隋吐谷渾王吕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吕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引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

唐賓王吐蕃贊府姓不夜名器宗弄讚太宗時為其君

長用刑嚴峻喜怒無常每月與國賔客驅野馬犁牛於前弄讃馳以劒斬之首墜於前側用以為歡

突厥可汗默啜則天時攻定州殺刺史孫彦髙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

回紇登里可汗代宗即位初助國討史朝義既至東京

以賊界肆行殘忍士女懼之皆登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以避之回紇縱火二閣傷死者計萬累旬火不滅

後唐契丹東丹王歸中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嚴刻馭下姬僕小有過者即挑目火灼妻夏氏畏其慘毒竟離婚為尼又好飲人血左右姬媵多刺其臂以吮之

晉契丹阿保機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畧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服章及戚城小戰不勝博州大衂青州阻絶遂大怒華人所俘百姓屠死者

不可勝紀成擒軍士皆炮烙之開運二年又犯廣晉州西北界邢洺磁三州虜殺殆盡束蘊於大桑樹炷火燒之仍詫樹曰我知紫披襖出於爾身豈容汝活邪

漢高祖初自汴北回陷相州殺留後梁暉遂屠其城翌日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閲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道中王繼宏鎮相州於城中得髑髏十五萬

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七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姦詐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而不易其俗故知桀驁詭詐荒服之性也懷柔率服中國之道也彼俗不與諸夏同則此教不可一揆理仁義不通廉恥遂絶虺毒獸狡吞噬為心爭先競逐貪婪是務見利忘義棄德背恩侵

凌寇鈔何代能悛固當修誠厚餌結其野心多方預備防其竊發雖姦詐百端已在吾彀中矣

漢閩粤君摇都東甌世號東甌王後數世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從閩粤招粤令從之閩粤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吴破東甌受漢購殺吴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武帝元鼎五年南粤反閩粤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吕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解者自說若今言分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粤遣使與相知疏

匈奴且鞮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乎浪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烏孫國治赤谷城孝武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再出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南粤王趙佗孫胡為南粤王立三年閩粤王郢興兵南

擊邊邑南粤使人上書曰兩粤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粤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武帝多南粤義多猶重也守職約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粤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南粤諭意南粤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粤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

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畫切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匈奴烏維單于孝武元鼎中數使使好辭甘言以求和親漢使王烏闚匈奴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

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漢嘗遣公主給繒絮食

物有品以和親品為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邉今乃欲反古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切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古謟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紿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誠信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

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来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宣帝時遣一子質漢漢亦遣一子質匈奴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入漢皆不還柰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

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

呼韓邪單于成帝河平元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東之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議不可納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爾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太子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烏累單于咸立貪王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王莽建國四年斬咸子登於長安市怨恨虜寇從左地入不絶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爾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鳯二年五月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至塞下單于遣雲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雲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弊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雲當令自差與之（差其次第多少）

後漢南匈奴單于安國和帝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

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
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
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
繇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
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同謀議安國既
亡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
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
定襄太守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

年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後知徽崇失和皆徵下獄死安國既為骨都侯喜等為所殺師子乃立為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

大秦國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後趙石季龍伐遼西鮮卑段遼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

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外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於慕容皝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

後魏蠕蠕主阿那瓌來朝及其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賑恤那瓌執孚過柔互奔

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

北齊向至羅別部東魏興和元年十一月遣使請降神武為大將軍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隋奚本曰庫莫奚隋高祖時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絶最為無信

突厥始畢可汗啓民之子也大業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

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

繇是朝貢遂絶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

百濟國王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

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

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内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

年帝親征高麗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悦厚加

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

遼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

唐初突厥強盛武德八年三月聲言為寇命秦王率兵自潞州掩可汗之牙帳後無寇而止突厥車鼻可汗當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於舊所

阿史那賀魯貞觀中以執舍地處見昆娑鼻三姓兵衆歸朝拜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落於庭州莫賀

城其後招攜離散盧帳漸多及太宗晏駕謀欲襲取西庭二州刺史駱弘義覺而表言之高宗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賜以弓矢雜物寶明因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朝宿衛咥運既行中悔屢欲子叛走寶明內防禦而外誘諭羈以至京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又放歸咥運因說其父擁衆西走遂據咄陸可汗之舊地建牙入十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其咄陸弩矢畢下十姓悉歸附之總有西域之地

高宗咸亨三年吐蕃遣其大臣仲琮來朝帝問曰我遣薛仁貴等安輯慕容之衆吐蕃掩其不備伏甲擊破之既又冦逼凉州欲陷城堡其故何也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攻戰之事非臣所得預聞也帝竟厚賜而遣之又遣都水使者黄仁素往吐蕃報聘帝以仲琮非執權之臣又不乞和故輕其使仁素竟不得其情實而還

儀鳳二年二月工部員外尚書高臧加授遼東州都督封朝鮮郡王遣安輯高麗餘衆高臧既至遼東潛與靺

羯相通謀叛事覺召還配流卭州并徙其人散於河南隴右諸州貧弱者留在安東城傍安置

默啜以則天聖歷元年上言有女請賜親則天令淮陽王延秀就納之為妃仍令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齎金帛送赴虜庭延秀行至突厥默啜南庭閻知微楊鸞莊潛有異志密受默啜令驅兵數千圍延秀拘之別所乃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衆襲伐静難及平狄靖邊等軍静

難軍使將軍慕容元崱以兵五千人降之賊軍𨕖是大振俄又進寇嬀檀等州

吐蕃以玄宗先天中遣使厚遺鄯州都督楊矩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後率兵入寇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秋七月僕固懷恩誘其衆又南犯王

讖

尚結贊吐蕃宰相也德宗興元元年西平王李晟之鎮鳳翔也尚結贊頗多言謀尤惡晟乃相與議曰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等爾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則請盟復因會以刼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故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三年五月册拜晟為太尉兼中書令

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刼渾瑊六月罷河東節度馬燧為司徒竟中結贊之計至貞元三年四月丙寅入吐蕃使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崔澣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蕃相尚結贊相見宣詔問其違約陷鹽夏二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中請修舊好息人蕃軍頃年敗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賞所以來爾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又遣康成

王真之來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曰望大臣充使庶展情禮實無至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州之師懼我之衆請以城與我求全而歸非我所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繼好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惟命是聽君歸奏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帝聞漸誘

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童幼備數而已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又兼御史中丞入吐蕃使令澣報蕃相尚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令告尚結贊以鹽夏二州歸於我然後就盟帝疑蕃情不實以得二州為信焉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劫執二節將乘其銳來犯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

欲刼執渾瑊長驅入寇其始謀狡𧏖如此及瑊充會盟使統諸道兵馬二萬人赴平凉壇與吐蕃大將尚結贊等會於壇上吐蕃背約虜刼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判官鄭叔矩判官路泌韓弇衣同直裴𩓞等獨瑊得他馬奔涇州

後唐契丹主阿保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戊寅遣使梅老鞋里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時阿保機將寇渤海僞修好於我虜乘虛掩擊故也

明宗長興四年六月己未新州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相牙盧兗與臣書稱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来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方以我夏州未平欲詭間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且留俟秋穫訖令還從之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為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

為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贇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召而詰之贇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為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昶為證贇華以手畫空曰使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

晉少帝開運二年八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與樂壽監軍王巒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以為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

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戎王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北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戀繼有密奏苦言瀛鄚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於河上曾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都鄚杜威致書於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雄州軍將趙行實齎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自燕回得延壽書具言久陷虜庭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即拔身南去叙致懇

切詞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
大軍應接之所又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蠟書至闕下
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告變者事不果
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欵以誘
我軍國家深以為信遂有出師之議
周契丹永康王兀欲自漢末遣使寓書於漢少帝會漢
室有蕭墻之亂周太祖登極時邢州節度使劉詞馳送
虜使至闕周太祖覽其書欲因使以和之廣順元年正

月遣將軍朱憲伴送虜使歸國仍遺兀欲金器玉帶以結其意二月朱憲回兀欲復遣使來賀兼獻良馬朝廷尋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仍厚其禮既而兀欲留我行人將軍姚漢英華光裔不令復命繇是復絶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八